

屈不死甯

(家一斯拉塔)

蕭夫托巴尔郭

屈不死甯

(家一斯拉塔)

著夫托巴爾郭

譯木蒼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〇五九一

郭爾巴托夫所著的這
「說部不死屈」
曾榮獲蘇聯人民
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頒佈的一等斯大林獎



夫托巴爾郭

第一部

(一)

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就沒有一輛汽車向西去！

輻重車，乾草車，空子彈箱車，衛生車，無線電箱車一羣羣開過去；疲困不堪的馬匹重步重步地踏着；風塵僕僕而形容憔悴的人們抓住砲架蹣跚地走着，——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都經過奧斯特、莫吉拉，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以東去：一去就無影無蹤，好像那暴戾的褐色塵土把它們吞噬了似的。

到處都是驚慌不安，只聽得囂叫聲，呻吟聲，車輪軋軋聲，鉄器吱吱聲，人衆咒罵聲，傷兵叫苦聲，兒童啼泣聲，看來，就好像是這條大路在車輪下面唏噓鳴鳴，驚惶莫測地沿山坡中間奔去一樣。

當這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在奧斯特、莫吉拉地方，祇有一個人形容上是很鎮靜的——這就是老人塔拉斯——雅村珂。他重沉沉地扶着手杖，站在那裏，神色森嚴，目不轉睛地警視着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整天裏沒有說過一句話。祇是皺着白眉，瞪起黯

眼，望着這條飽受驚慌的大路在那裏煙塵似的奔馳着。在旁觀者看來，彷彿他是個鐵石心腸的人，對眼前一切都是漠不關心的。

但是，在路上這羣東奔西竄的人們中，大概就沒有一個人的心靈是像塔拉斯的那樣因熬苦受難而哀號啜泣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想道。——我呢？我怎樣呢？我身邊又有婦女，又有孫兒，能逃到哪里去呢？」

一羣汽車披塵破霧的從他身旁駛過去了，——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塵土拊上白楊，樹成了灰色，重沉沉的。

「我又怎麼辦？難道站在大路上，揮起雙手，叫着：——請站住，你們往哪兒去？你們逃到哪里去呢？——或者跪在大路中間，跪到灰塵裏，吻着戰士們的皮靴，懇求他們：不要走掉啊！既然我們老的小的都還留在這裏：你們怎敢單自走掉」。

然而各種輜重車輛還是接連不斷地馳着，——老是向東去，老是向東去，——都沿着佝僂的大路，冒着風塵，往克拉斯諾頓去，往卡門斯克去，往北頓涅茨以東去，往頓河以東去，到窩爾加河東岸去。

當輜重車輛拉成一綫依然沿着那佝僂的大路行進時，在塔拉斯老人心目中，總還閃爍着一點點的希望。好像東面什麼地方從塵霧迷漫中，忽然出現幾個縱隊，迎着這人潮開來，那些雄糾糾氣昂昂的壯士駕起坦克，照直向西駛進，所向披靡，銳不可當。祇要

這綫列綿延着，祇要它不斷掉才好……然而這根綫是越來越細了。如果它一旦斷掉，那時又……關於那時又……這層，塔拉斯連想都怕想得。那就會是大河阻隔，丟在這岸的是塔拉斯帶着孤苦無告的婦女和孫輩，而那岸某處，則是俄羅斯，從軍的兒子們以及他——塔拉斯六十年來所希望所關懷所朝夕奮鬥的一切。但是這點最好是不想吧。不想，不聽，不說。

塔拉斯回到自己石灘城來時，已是暮色蒼茫了。他穿過全城，到處都變得不認識了。城裏空空如也，一片死寂。此刻他就像是走進一所人們匆匆搬走了的住宅裏一般。電桿上的斷電線搖來擺去。碎玻璃片散在滿街。處處是焦煙氣味，燒燬了的紙灰瀰漫空際，紛紛向屋頂墜落。

然而石灘城仍舊是一片沉寂。祇有民房的麥稈屋頂淒涼地蜷縮着。院內繩子上晾的衣服在迎風飄動。照在白襯衫上的斜陽好像血跡一般。隣居正在台階上昇火炊，含有一股焦煙和火藥氣味的空中，突然奇怪而又愉快地升串起一縷火炊煙子。好像此刻塔拉斯老人不是從奧斯特、莫吉拉歸來，而是從工廠內下了工回的。門前花欄裏的紫羅蘭花迎晚開放，這是晚間才香的花，這是工人們的花。

塔拉斯聞了聞他小來就很熟悉的這股香氣，陡然間，突如其來地斷然想道：『該活下去！：要活下去！』——接着就走進屋子裏去了。

一家人迎着他们都是默默無聲。他朝全家人——上自老妻伊甫洛森娜，下至小孫女瑪麗亞縱眼一望，頓時就了解到：此刻他們除掉他這老祖父以外，世上是任何人也沒有了；現在他單獨一人要對全世界，對所有的人，肩負着全家的責任，肩負全家中每個人的責任，肩負他們生活上的責任，肩負他們精神上的責任。

他把手杖一放到房角上的原來地方，就極力鼓起勇氣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定要活下去的。總有法子活下去的……立刻就命令家裏存起水來，關上窗葉，閉緊大門。

然後他就朝那十三歲的孫子連卡掠了一眼，格外嚴肅地補上一句：

——未經我的許可，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准出去！

夜間，響起砲來了。一連響了好幾個鐘頭，石灘這棟老舊不堪的小屋子此刻總在顫抖，好像是在打寒噤一樣。屋頂上的鉄葉圯裂的響，玻璃全在哀鳴。後來，砲聲停息了，馬上就是最可怕的——一片靜寂。

忽的連卡從街上跑回來了，他光起一個頭，大驚小怪地叫道：

——噯呀，爺爺！德國鬼子進了城！

塔拉斯爲了預防女人們叫喊哭泣，立即厲聲向連卡喝道：

——小聲！——並且伸出指頭嚇他。——這不關我們的事！

——這不關我們的事！

大門門起來了，百葉窗也關緊了。只有從縫隙裏微微透進來的幾縷陽光在地板上晃抖着。世上是一無所有——既無戰爭，又無德寇。雜物房裏有老鼠氣味，廚房內有生麵團氣味，塔拉斯房間裏有鉄器和松樹鉋片的氣味。

伊甫洛森娜爲節省燈油起見，祇在天斷黑時才把神燈點燃，每次都要嘆訴一聲：『上帝，饒恕吧！』。一架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騎像的舊掛鐘，在那裏慢慢走着，它仍然和從前一樣，每天要慢半個鐘頭。見天早上塔拉斯要移動一下指針。一切仍舊——既無戰爭，又無德寇。

然而滿屋子裏都是驚心動魄的吱喳聲，嘆息聲，細語聲。塔拉斯明明聽得到處都傳來有暗啞的耳語和抑制的啜泣。這是連卡從街上聽來了消息，躲在房角上同女人們唧唧咕咕，不讓爺爺聽見。而塔拉斯也就裝作是什麼都沒有聽到的。他一點也不願聽到，但是又不能不聽。其實，所有的話都從這老牆壁的縫隙中鑽到他耳朵裏來了：槍斃人……毒打人……趕走人……他當時氣得怒火騰騰，猛然往廚房裏一鑽，涎沫直噴地嚷道：

——住嘴，你們這班鬼婆娘！打死了誰呀？槍斃了誰呀？死的又不是我們。這不關我們的事。——說罷，他把廚房門一摔，就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以後，他就成天一個人關在自己房間裏，這做那做：鉋呀，鋸呀，粘呀。他製造了一生的東西，已經成了習慣，無論火車頭輪子也好，小迫擊砲也好，他樣樣都做。他不勞動就過活不下去，猶如有些抽煙的人沒有煙吃就過活不了一樣。勞動是他的心靈、習慣、熱情所兢兢要求的。那知現在他這雙全能可貴的手，誰也不需要了，誰也用不着他來製造車輪和迫擊砲了，可是無用的東西，他又不會做。

於是他就自出心才地造出些煙嘴，梳子，打火機，縫針等等，——老太婆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市場上去換麥子。滿城裏沒有烤好的麵包，也沒有麵粉。市場上祇有麥子賣，按杯出售，好像從前賣葵子一樣。他用木板、齒輪和鉄軸三種東西，造出一盤手磨來磨這麥子。當手磨造成之後，他對着他的傑作望了又望，然後苦笑一聲，說道：「好一架組合機！工程師庫卡伊同志呀，要是你望望我，看見我這種情形，我們定會同聲一哭，哭我的老年和天才就這樣浪費掉了啊！」。他把手磨交給他的老太婆，並叮囑一聲：

——不要弄壞了！等我們人回來時，好拿出去給他們看。交到博物館去，陳列在穴居時代組裏。

他特別熱心和聚精會神來製造的就是鉄鎖與門門。每天他都在構思那些更巧妙，更周到，更可靠的百葉窗上的套扣，門上的鍊子、鉄鎖和門門。他把昨天安上的都拆下來，又裝上新的，試了又試，稍不合式，又去發明別的。他想方設法來改善親手造出的這套門門，一如戰士們在塹壕裏改善自己的防禦工事一樣，——每天都是如此。老太婆收起那些陳舊了的鎖，携往市場上去。頓時就賣光了。人的生活簡直變成了狼的生活，每個人都想更可靠地關緊大門，藏在自己的穴洞裏。

有天晚上，一個鄰居來扣塔拉斯家裏的門，塔拉斯站在門內嚴格地盤問了好久，問他是什麼人，來幹什麼事，然後才無精打彩地去動手開門：鉄鎖開得喳喳作響，鍊子嘩喇的落下，門門啞然一聲退開了。

——碉堡，——隣居一進門，就朝門門上一望，說道。——塔拉斯，你這不是住宅，簡直是個碉堡。——隨後就到房裏問候了女人們一聲。——防軍也是這麼森嚴。這位——他指着連卡說，——就是防軍的主腳麼？

塔拉斯怪不喜歡這個隣居。他們牆靠牆的住了四十年，就吵鬧了四十年。在塔拉斯看來，他這人太靈活，太性急，愛嚷愛鬧，閑話又多。塔拉斯所喜歡的是那種從容不迫，按部就班的人。尤其是此刻，他連什麼人都不願意看見了。現在有什麼談場？他噓了一口氣，祇準備來聽聽罷了。

那知隣居一坐到桌子跟前，半天一腔不開。看來，環境也在拘束他，他自己也老成持重起來了。

——塔拉斯，你就防禦起來了麼？——他終於問道。

塔拉斯兩肩一聳，毫不作答。

——噢！你就準備這樣坐在屋裏麼？

——是，就這樣。

——噢！塔拉斯，你就連一個活的德寇也沒有看見嗎？

——是，一個也沒有看見。

——我可看見了。真是不看的好！——他揮一揮手又不做聲了。坐着，搖頭，

擤鼻涕。

——滿城都是警察，——忽然他又說道。——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也

不識。這般傢伙我們連見都沒見過。

——這不關我們的事，——塔拉斯嘟囔一聲。

——是呀：不過我說一句；出現了很多無恥的人。

——大家都在打算，怎樣救自己的性命，其實應該想想，怎樣救自己的心靈。

——是呀……

他倆又沉默無語了，沉默好久，並且兩個人都在想同一件事：怎樣活下去？怎麼辦？將來怎樣？

——據說，——隣居低聲懶氣地說，——德寇要恢復一個工廠：

——哪個工廠？——塔拉斯驀地一驚，問道。——我們的麼？

——就是：除了我們的，還有別個不成！

——那決不會！德寇又到哪里去找人手呢？

——就強迫你幹。

——強迫我麼？——塔拉斯慢慢搖了搖頭。——這工廠是我親手造成的，我又親

手把它破壞了，免得落到德寇手中。他們要我幹，我決不幹，就寧可讓我的手乾枯掉。

——他們能夠強迫你幹的，——隣居輕聲反駁一句之後，站起身來。這駝背老漢就

來與主人告別。

——呸。少陪了，塔拉斯。好好活下去吧。坐着好了。橫豎你有很森嚴的防軍，

——他愁悶地戲謔一聲，腳已經走到門邊了。

塔拉斯一送走他之後，就仔仔細細地把大門關上，門起全門，鎖上加鎖。他咕噥了一句：「這不關我們的事！」然而這並不是真話。隣居傳來的這個消息太關切他了。大門固然可以鎖上，心靈又怎樣鎖得住呢？

家庭，工廠——這就是塔拉斯底生命所在。此外則一無所有。家庭和工廠。現在又剩下什麼呢？家庭麼？我的兒子，我的匠徒，他們又在哪里呢？兒子一個不在家。剩下的全是女人。「森嚴的防軍」。工廠麼？我的工廠，我的車間，我的老庚們又在哪里呢？工廠沒有了。瓦礫堆。烏鴉窠。

那麼，剩下的又有什麼呢？祇有一個東西——信念還在。我親手造成的，我親手破壞掉的，我還要親手把它恢復起來。德寇，這無非是瘟疫，是災星，現在猖獗，很快它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這不過是一時的災禍罷了。

但此刻，塔拉斯是破天荒第一次的驚惶想道：「要是長此下去，又怎麼辦呢？：」他即時又拋棄了這個念頭。認為「這是決不會的！」。但是這個念頭硬鑽進他腦子裏：「永久這樣，又怎麼辦呢？真的工廠也同從前一樣開工？真的也許格特曼或他的承繼人再回到廠裏來？真的像是什麼都沒有了——既沒有過沃羅希洛夫，巴荷明珂這班人，也沒有奧斯特、莫吉拉這個地方，既沒有一九一八年的長途征戰，又沒有一九二一年的饑荒時日，也沒有一九三一年的勞動突擊之夜麼？」他就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想的還是一件事情：「難道永久會這樣麼？難道我得到無恥的人手麼？」馬上他又回答自己說：「也許，我得到，但是找不着我——我的兒子們沒有守住防線，我守得住，我硬要等到那

天」。此刻他依然在房裏踱着不休。舊地板在他的沉重脚步下啞啞發響。那架有斯哥伯列夫將軍馬蹄踏着舊掛鐘盤上，指針帶着沉重的聲音動個不休，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三)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每逢早上正六點鐘，塔拉斯房裏的鬧鐘急劇刺耳地一鬧，就把他鬧醒了。老人一躍而起，可是馬上又想到：並沒有什麼急忙的必要，但他也就起床了。第一件大事是對鐘，他把那掛鐘上慢半點鐘的指針向前移準。白天一開始，驚慌就隨之而來。每天都有新的驚慌發生。

德國人宣佈，所有城市各機關中從前的工作人員，一律要到職工作。塔拉斯第二個兒子安得列之妻安托琳娜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但他只是迎手一揮：

——這不關我們的事！

——可關我的事呀！——她怯然反駁道。當德寇未來之前，她是市政局住宅管理課的會計員。

——不相關，不相關！——塔拉斯朝她猛吼一聲，再也不願聽這樣的話了。

過了幾天，安托琳娜接到了召帖。市政局嚴厲地要她去上工。『開始了！——塔拉

斯心裏一楞。——來尋找無恥的人手了！」。他奪去安托琳娜手上的召帖，揉成一團就扔掉了。

——我們家裏的人，一個也不得替德寇辦事！一個也不！——他當着安托琳娜叫道，好像她是罪不容誅似的。——既決不許你幹，也決不許我去。明白嗎！

那知又過了幾天，石灘這間小屋門上搥得直震。來了警察。塔拉斯那套堅固門門也無濟於事——只好開門。

他們走進他的屋子，就像是到了自己家裏一樣，帽子也不摘，黑軍大衣也不脫，就照直往房裏闖去。他們連望都不望塔拉斯一眼，毫不客氣的就往凳上一坐。

——誰是安托琳娜？

——我，——安托琳娜周身發抖地回答了。

——身份證！

她交出了身份證。一個紅頭髮的獨眼警察抓到身份證，就塞進衣兜裏去了。隨後他一言未發，站起身來，逕直向大門口走去。

——身份證呢？——安托琳娜追問着。

——到勞動介紹所去取。

塔拉斯氣得雙目發怔，忍無可忍，滿想來打個抱不平：